

# 莱蒙托夫的高加索情结

陈新宇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创作表现出深厚的高加索情结,这种情结又因诗人的个人经历而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诗人对高加索既有童年时的美好记忆和成年后的大胆梦想,又有被流放后的重新感悟和认识,高加索对诗人来说既是一种自然存在,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他热爱高加索壮美的自然景观,迷恋它淳朴的民风和美丽的传说,也牵挂着高加索的和平与安宁。

[关键词]莱蒙托夫;高加索;自然景观;社会存在;战争与和平;情结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0)06-0095-05

## Lermontov's Complex for Caucasia

CHEN Xin-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Lermontov's works it's clear that he, a great Russian poet, had deep complex for Caucasia. His complex, however, warned with his career. For Caucasia, Lermontov had beautiful memories while a child, bold dreams while an adult, as well as renewed knowledge about it after his exile. For him, Caucasia was not only a kind of natural existence, but also a kind of social existence. He loved the spectacular landscape of Caucasia, and was fascinated by the honest folkway and beautiful fairy tales there. Also, he was concerned with the peace and tranquility around Caucasia. The status quo of Caucasia might be his unfinished complex.

**Key words:** Lermontov; Caucasia; spectacular landscape; social existence; war and peace; complex

高加索一词不仅指高加索山脉本身,即自西北向东南横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广阔地峡,而且包括山脉两侧的广大地区。<sup>[1]</sup>由于该地区地形复杂,形成了很多少数民族散居的情形。在俄罗斯文学史上,高加索的闻名是从两位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始的。他们都曾被流放此地,并留下了关于高加索的美丽诗篇。如普希金以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开启了认识高加索的大门,首次将高加索的庄严景色及剽悍的居民写进俄国的诗歌里。被誉为普希金的继承者的莱蒙托夫又继续在高加索这个令人向往的国度里,驰骋着他大胆的梦想,从而凝结成了他的高加索情结。

高加索既是普希金的创作摇篮,又是莱蒙托夫的创作摇篮。当普希金被流放到高加索,并在这个摇篮里诞生了第一部高加索的作品《高加索的俘虏》时,莱蒙托夫还处在成长的少年对这个摇篮的怀念之中。

诗人莱蒙托夫幼年时就与高加索结下了不解的情缘。由于诗人幼年体弱多病,曾三次到高加索的五岳城矿泉疗养,最后一次去高加索,诗人也不过才10岁。据诗人的传记作者谢·瓦·伊凡诺夫记载:诗人莱蒙托夫家乡塔尔罕内的居民都记得,小莱蒙托夫去过高加索后总是怀念着它,用蜡烛塑山峰和契尔克斯人,玩去高加索的游戏。诗人早年还用水彩画描绘过玛舒克山和别什塔乌山,在画上用法语写着:“米—莱 1825年6月13日于温泉”。也许这就是诗人于心灵深处萌动的最原始的高加索情结吧。凭着儿时对高加索的印象,莱蒙托夫写了很多怀念性的诗篇,弥漫着诗人天真

[收稿日期] 1999-12-30

[作者简介] 陈新宇(1969-),女,吉林洮南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亚欧系讲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烂漫的幻想<sup>[2]</sup> 还是孩子时候 ,还不懂得爱情和虚荣的思想 ,我无忧无虑地徘徊在你的山谷中。” “儿时我曾用畏缩的脚步 ,攀登过你的这些高傲的山峰 ,他们好像阿拉的崇拜者的头 ,缠裹着洁白的冰雪的缠头巾。”你们曾抚养过童年的我 ,你们把我抱在你们荒野的山岭间 ,给我披上云霞的衣衫 ,你们使我习惯于跟上天交接 ,从那时起我老在想着你们和上天。”阴郁的巨大啊 ,你关怀备至地抚养着我 ,像抚养着一只小熊 ,幼小力量的真诚保护者(有时我凭着幻想热情地拥抱着你 )由此可见 ,高加索在诗人幼小的心灵中是神圣和崇高的。10岁的莱蒙托夫 ,在这个不懂得爱情的年龄 ,在高加索竟然遭遇了他的初恋。他痴迷地爱上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 ,于是对高加索的爱又因了爱屋及乌变得更加深厚了。难怪诗人后来在他的抒情诗《高加索》(1830)中 ,将自己对高加索的怀念比作对心爱恋人的思念 ,将自己对高加索的爱比作对祖国的爱、对早逝的母亲的爱。足见诗人对高加索的爱之深 爱之真。在长诗《伊斯梅尔——贝》(1832)中 ,高加索以更加形象的画面进入读者的视野 高加索的大自然 ,山民的生活 ,还有山民与俄罗斯人的战争。诗人一次次走近高加索 正像诗人所言“我不是你山峦的陌生的旅客。<sup>[3]</sup>

诗人因写了纪念普希金之死的《诗人之死》和一次无聊的决斗而两次被流放到高加索。想不到对儿时记忆中的高加索的深切怀念 ,多年后竟以这种方式让他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又见到了高加索。他固然喜悦和激动。“曾经是小孩子 ,而今是放逐者 对你的致意感到兴奋而快乐 我深情地响应你友谊的招呼 ,最大的慰安流入我的心窝 我在这里 ,我在这南国的地方 ,将尽情地幻想着你 ,向你歌唱。<sup>[2]</sup>诗人好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 ,仔细打量着高加索 ,热烈奔放地将其描绘了出来。在《童僧》、《恶魔》中 ,高加索的大自然被从头到尾完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它的悬崖峭壁 ,茫茫云海 ,万丈深渊 ,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对诗人来说是那样地富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 在《童僧》中童僧逃离寺院重新见到故乡高加索的心情 ,恰恰是诗人本人又一次见到高加索时心情的写照 :“白头的高加索正屹立不动 ,此刻我不知为什么 心头早变得轻松快乐 ,一个神秘的声音对我说 我也曾在那生活过 ,于是往事愈来愈清晰……<sup>[4]</sup>诗人此时已忘记自己屈辱的身份而忘情于与高加索的相遇。在《童僧》中高加索是童僧快乐的老家 是他失去自由后日思夜想的地方。在《恶魔》中高加索依然那样美丽壮观 莽莽群山 ,奔腾的河水 对峙的峭壁和生机盎然的格鲁吉亚谷地。然而恶魔却对其“投以不屑一顾的眼神<sup>[4]</sup> ,“对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切 ,他不是蔑视 就是妒恨<sup>[4]</sup>。在高加索勃勃生机的衬托下 ,恶魔的孤独、冷漠和自私更加昭然了。

在早期的抒情诗里 ,诗人留下了孩童时对高加索率真的爱恋 ;在一些长诗里 ,他利用关于高加索的传说和故事 ,扩展着对高加索诗意图般的幻想和怀念 ;在诗人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里 ,诗人渗入了自己被流放后的心境。高加索成了诗人孤独、受伤的心灵栖息的地方。他在比丘林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比丘林的性格和命运是在通过与高加索契尔克斯族少女贝拉 ,在高加索服役多年的上尉马克西姆 ,在五岳城温泉沐浴的玛丽公主、维拉和葛鲁式尼茨基等人的接触中揭示出来的。比丘林这个对爱情升温快降温也快的贵族青年似乎只有对高加索的热情是恒定不变的。当他来到五岳城 ,看到“五峰并峙的别式塔山”、“高耸的玛苏克山”、“新建的城镇和疗人的温泉 ”十分兴奋 ;住在这种地方 ,真是快活呀 !一种欢欣的情绪在我周身血管里交流。空气又清洁又新鲜 ,像是婴儿的接吻 太阳绚烂 天际澄蓝 ,——看来 ,一个人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在这儿 ,热情、欲望和悔恨会有何用 ?<sup>[5]</sup>和昔日的情人维拉第二次分手后 ,在回家途中 ,他骑马驰骋在高茂的草上 ,贪婪地吸着芳香的空气 ,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抛在了脑后。正像他自己所说“一看见南方阳光照耀着的树木繁茂的群山 ,一看见蔚蓝的天宇 或是倾听从一个峭壁跌落到另一个峭壁上的激流的哗哗声 ,这时便没有一个女人的媚眼我不会忘记。<sup>[5]</sup>由此可见 ,对此时的比丘林来说 ,惟高加索足矣 !在比丘林与葛鲁式尼茨基决斗前 ,当他面对高加索那清新、欢快、富有生命力的晨景时 ,他说“——在这一刻 我比往常更喜爱大自然了。我是怎样惊喜地去欣赏那在宽阔的葡萄叶上颤动着和

反射着千百万虹彩的每一滴露珠啊！<sup>⑤</sup>]比丘林在决斗前已做好了死的准备，因而此刻他有一种与高加索依依惜别的感觉。即将失去的东西往往会显得更加珍贵，故比丘林觉得更加喜爱高加索的大自然了。高加索成了他最值得信赖的沉默的朋友。

诗人不仅在比丘林的身上寄托了他的高加索情感，而且在小说《当代英雄》中的叙事主人公“我”身上也真切地体现了这种感情。“我”在路途中，对高加索的景色总不免留恋驻足；而且“我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旅行笔记。<sup>④</sup>]在登古德山时，“我”感慨道：“想到我这样高高登上世界的顶上，心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不用说，这自然是一种孩子气的感情。但是当我们远离尘世而跟大自然接近时，大家都不由得变成孩子了；心灵摆脱了后天压在身上的种种负担，恢复了本来面目，或者说，有朝一日会重新出现的面目。谁只要像我一样漫游过荒山野岭，长期欣赏过它们的超凡的雄姿，并且贪婪地呼吸过泛滥在峡谷间的清新空气，谁就自然会理解我为什么要介绍、叙述和描写这些魅人的景色。<sup>④</sup>]当放浪形骸于山野间时，“我”有一种超脱尘世，返朴归真的感觉。这何尝不是诗人自己切身的体会呢！在古德山上俯瞰下面的科依索尔谷地、如银线一样的河流、绵延不绝的山脊和闪耀着玫瑰色光辉的积雪时，“我”发出了“使人真想在这儿待上一辈子<sup>④</sup>]的感慨。这和诗人的心情也是一致的。诗人在其第一次流放期间，漫游了整个高加索。达格斯坦的冬天，黑海沿岸奇妙的景色，多山的阿塞拜疆和阳光灿烂的格鲁吉亚令诗人流连忘返。当经外祖母多方努力，沙皇准许诗人回到彼得堡时，诗人并未感高兴；“如果不是外祖母，那么，凭良心说，我情愿留在这里……<sup>⑥</sup>]诗人笔下的高加索景观达到了绘画所具有的视觉效果，令人如身临其境。难怪果戈理称其为“未来伟大的俄罗斯风俗画家<sup>⑥</sup>]。曾对莱的《当代英雄》提出批评意见的、诗人的公开敌人舍威利夫对诗人在《当代英雄》中忠实儒雅趣味、不苛刻雕琢粉饰的自然描摹也大加赞许，并称其为“新的高加索写生画家<sup>⑥</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的高加索情结在创作中达到了“使自然学家和美学家同时得到满足<sup>⑥</sup>]的完美境界。

诗人疲惫的心灵在高加索的大自然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休息和解放。当然诗人的高加索情结还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使其心情释然的高加索自然景观的真切再现上。诗人在高加索那华美的盛装下发现了其更具丰韵的魅力——它真实的故事，美丽的传说和古朴的民风。这些不仅构成了高加索的灵魂，而且为诗人带来了创作的灵感，成了诗人的创作源泉。如长诗《童僧》就是诗人根据自己在寺院听到的真实故事写成的。《当代英雄》中的很多情节都来源于诗人在高加索期间听到或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例如《当代英雄》中的《塔曼》一章就是根据诗人在军港塔曼亲眼目睹的一对鞑靼青年男女的海上走私活动写成的。诗人还根据一位车臣老人讲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写成了长诗《伊斯梅尔一贝》。长诗《恶魔》初稿动笔于1829年，诗人流放高加索期间又融进了当地的传说，历经11年才写成现在这个稿本的被放逐的恶魔和高加索美女塔玛拉的故事。

高加索在诗人的笔下不单单是一种自然存在，它还是一种社会存在。在高加索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因而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如格鲁吉亚人喜爱肥大的灯笼裤，爱喝卡赫齐亚葡萄酒，契尔克斯的男青年一般都是浓眉大眼，长睫毛，雪白的牙齿，蓄着胡子，行为敏捷洒脱，车臣人擅骑射、摔跤等。在诗人的作品里还提到过列兹根人和卡巴尔达人。但提得最多的是契尔克斯人。契尔克斯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有很多共同点，都很勇敢善战，骄傲自尊，热情好客。高加索地区的山民在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自由好战。“战争是他们的本性<sup>②</sup>]。“我爱你，我的纯钢铸的宝剑，你这明晃晃而冷冰冰的战友，沉思的格鲁吉亚人造你想复仇，自由的契尔克斯人磨你为恶斗<sup>④</sup>]谁要是走上血的战场，对敌人不动一刀一枪，就会遭到恶毒的诅咒<sup>②</sup>]。他们把自由看得比爱情还重。《当代英雄》中《贝拉》一章里卡兹比奇歌唱道：“我们村子里的美人有好多，她们明亮的眼睛好像黑夜的星星，同她们恋爱真销魂，也叫人眼红，可是小伙子的自由比什么都重。”他们的上帝——是自由，法律——是战

争<sup>①</sup>。

其二,爱马如命。“不要结婚啊,小伙子,你要听我的话:拿这笔钱啊,小伙子,去买一匹战马!……骏马对主人是忠诚不变的:同它赴汤蹈火绝无危险,它在草原上旋风般飞驰,远在天涯,也像近在眼前。<sup>②</sup>在《当代英雄》的《贝拉》一章中卡兹比奇的歌中同样表现了山民们酷爱马的心情。“黄金能把四个老婆买回家中,一匹骏马却是无价之宝,它在原野上不怕狂飙旋风,它不会变心,也不会把你作弄。”事实上,卡兹比奇很喜欢贝拉,很想将她娶回家中,但他却拒绝了阿扎玛特用姐姐贝拉换他的宝马的诱人的条件。可见英雄爱美人,更爱宝马。从少年阿扎玛特垂涎卡兹比奇的宝马,并为了得到它而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也可见契尔克斯人爱马成癖。当然少年阿扎玛特对卡兹比奇的千里马的喜爱也有他任性和不理智的一面。

其三,有疯狂的复仇心理。莱蒙托夫写于1828—1835年期间的很多叙事诗中都展示了高加索山民那种传统的、可怕的复仇心理。如《卡累》中的一个卡累(有血仇的人)毛拉,为了报当年的杀父母兄弟之仇,他将仇人一家(包括老人和他的儿子、女儿)渐尽杀绝。在长诗《伊斯梅尔一贝》中有这样的诗句:“在那里打死了仇人——绝不是犯罪;在那里忠实于复仇更胜过友情;在那里以德抵德,以血还血;在那里恨也如爱一般无穷无尽。<sup>③</sup>当在俄罗斯生活学习多年的伊斯梅尔和他的兄长重逢时,哥哥坚决主张出兵讨伐他们的敌人——多年前破坏他们家园的俄罗斯士兵,而伊斯梅尔主张与敌人谈判言和。最后伊斯梅尔被他的哥哥杀死。在《山民哈吉》中,莱蒙托夫进一步发展了《卡累》中已经出现的血腥复仇主题。山民哈吉的复仇方式更加不可思议。他没有直接杀死杀兄的仇人,而是杀了他的最爱——一个俘虏来的列兹金姑娘。在《当代英雄》的《贝拉》一章中,阿扎玛特为了得到卡兹比奇的宝马与比丘林做了交易。比丘林帮他弄到了卡兹比奇的宝马,而阿扎玛特将自己的姐姐贝拉绑架来送给了比丘林。卡兹比奇以为宝马被盗是阿扎玛特父子的阴谋,于是将阿扎玛特的父亲杀死了。后来他意识到真正的“罪魁”是比丘林时,趁其不在,将贝拉掠走。当被比丘林发现,双方发生冲突时,卡兹比奇刺伤了贝拉,导致其几天之后就死去了。

其四,性格野蛮粗犷。在这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地区,偷盗劫掠比较盛行。“那些深谷大壑的种族是蛮勇的,……他们在一次次暗地行劫中养大,在那种残酷无比的事件中长成”。在该长诗的第一部第二十四节中,从列兹根(达格斯坦民族之一)老人的讲述中得知,老人曾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家靠劫掠为生,每到天黑之时,他的强悍的儿子们就出去掠夺、抢劫财物。他们用匕首和子弹的威胁换来自酿的红葡萄酒、蜂蜜和黄米,从畜群、村落里抢走各种马匹。在《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也提到了女水妖与神秘盲童、老太婆和鞑靼人的海上走私活动。当然,这种生活状态也说明了当时山民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

诗人还提到了山民的其他一些风俗,如契尔克斯族的婚礼、拜兰节等。与山民们接触久了,俄罗斯人竟也能接受他们的习俗,甚至喜欢上了它们。如《当代英雄》中的上尉马克西姆讲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的强盗行为时,不免流露出敬佩之意。“就拿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是契契人(就是现在的车臣人)来讲吧,他们虽然做强盗和乞丐,却是敢作敢为……<sup>⑤</sup>”。他对卡兹比奇杀害阿扎玛特的父亲报了夺马之仇,是按照山民们的习惯给予理解的。“我”不禁因为俄罗斯人适应他有时会与之共处的那些民族的习俗的天分而感到惊异。<sup>⑤</sup>长期在高加索服役的老兵马克西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纳了它的野蛮粗犷的民俗。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山民的民俗的包容和接纳,在诗人的特写《高加索人》(1841)中达到了极至。其主人公是《当代英雄》中马克西姆这个人物的发展。其中勾勒出一个完全高加索化了的俄罗斯老兵的形象,他已经习惯并喜欢上了高加索淳朴野蛮的生活。他们的武器、骏马和服饰都令他喜欢。他尤其偏爱关于这个勇敢善战的民族的诗意的传说。他想做个真正的高加索人。他比较欣赏高加索民族中切尔克斯、卡巴尔达族。这何尝不是诗人自己内心真切感受呢?诗人在第一次被流放期间获准回到彼得堡时,并未感到惊喜,“如果不是外祖母,那么,凭

良心说，我情愿留在这里……<sup>¶6]</sup>不忍让诗人离去的不仅是高加索那迷人的大自然，而且还有它独特的风俗和丰富的传说。他还想更深入地了解高加索山民的生活，尽可能多地挖掘那里的民间创作资源。

在莱蒙托夫的作品里，高加索是诗人儿时向往的乐土，“那儿空气清新，如同儿童的祈祷，人像自由的鸟儿，无忧无虑地生活着<sup>¶2]</sup>，但是实际上，那里也有刀光剑影和血淋淋的杀戮。诗人曾多次提及高加索山民与俄罗斯人的厮杀。历史上俄罗斯军队多次讨伐高加索。诗人对高加索的和平与战争进行了思考。如在《瓦列里克》中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军队与高加索的山民车臣人双方交战的激烈场面的同时，诗人也流露出了深深的遗憾。“天空下好多地方大家共享，但他们却不断无缘无故地互相为敌，这究竟是为什么？<sup>¶2]</sup>在抒情诗《致高加索》中有这样的诗句：“高加索！你这遥远的地方，你这纯朴的自由的故乡！你也充满了种种的不幸，你也受到了战争的创伤……<sup>¶2]</sup>显然，在这里诗人对高加索遭受战争的劫难感到很痛心。在《伊斯梅尔—贝》中诗人期待着高加索山民和俄罗斯士兵能握手言和。伊斯梅尔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和一位在山中迷路的俄罗斯军人进行了长谈，劝说其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放弃无谓的战争，并放走了他。诗人普希金也在他的《高加索的俘虏》中流露出了对高加索地区的战争的思考。诗人普希金在欣赏山民们的剽悍与勇敢的同时，也渴望有一天，高加索也将忘记战争，狂热的呼喊，放下弓箭<sup>¶7]</sup>。但在对待交战双方的态度上，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有所不同，他较多地站在了山民这一边，而普希金则对征服高加索的俄国军官们颇多溢美之词。但还高加索以宁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然而时至今日，在诗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依然炮火纷飞。这也许是诗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所不愿看到的吧。

从童年的高加索之旅、流放中的造访到高加索式的俄罗斯老兵的诞生，诗人的心愈加贴近了高加索。似乎冥冥中注定了诗人和高加索难以割舍：他与马尔丁诺夫在玛舒克山下决斗时不幸身亡。他死在了高加索，死在了这个一直令他心驰神往、诗情缱绻的地方。

### [参 考 文 献]

-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I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2] 莱蒙托夫抒情诗集(1—2IZ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883 881 509 883 882 510 950 950 509 725 167.
- [3] 莱蒙托夫文集·海盗·叙事诗(1825—1835IZ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30 232 232 232.
- [4] 莱蒙托夫作品精粹[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59 174 175 217 215 216 71 206.
- [5]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2 94 142 6 25.
- [6] 谢·瓦·伊凡诺夫·外国名作家传记丛书·莱蒙托夫[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58 258 394 299 404.
- [7] 普希金叙事诗选集[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41.

[责任编辑 陈 双]